

門頭溝煤礦史稿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三年級、研究班編寫



人 民 出 版 社

門頭溝煤礦史稿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

三年級、研究班編寫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門头沟煤矿史稿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三年級、研究班編写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张 $4\frac{1}{8}$ · 插頁 4 · 字數 83,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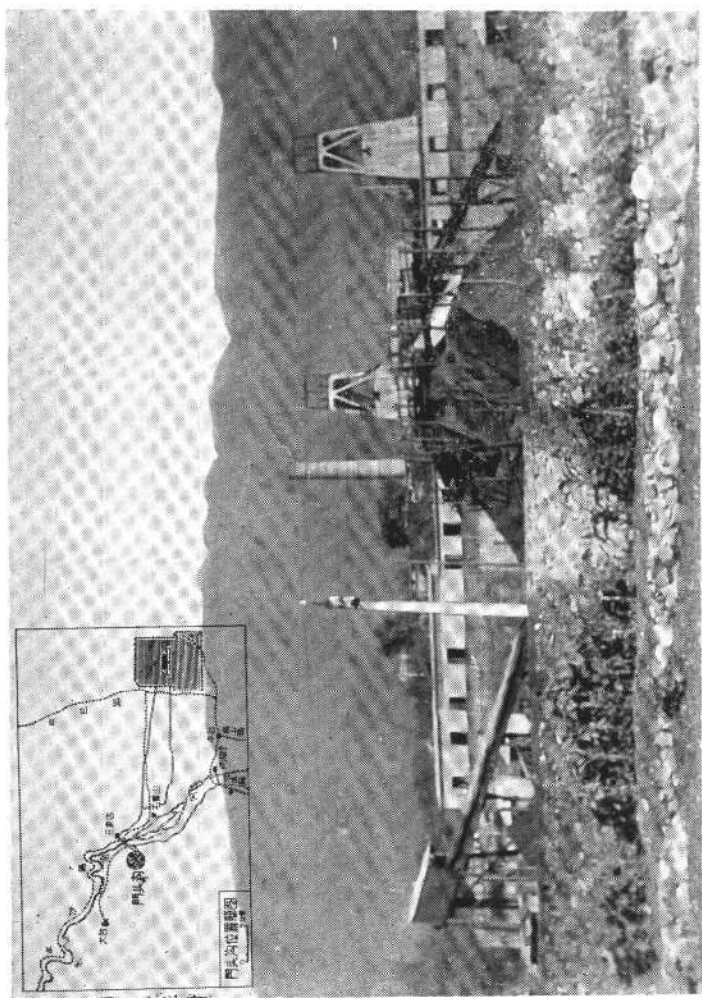
1958 年 9 月第 1 版

195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01—10,000 定价(五)0.41 元

統一書号 11001·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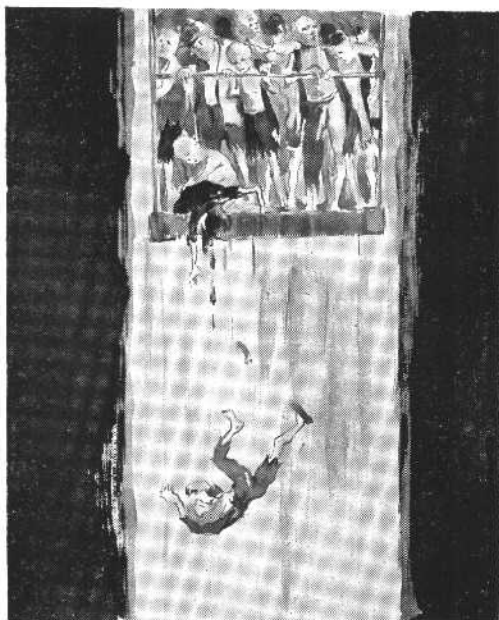
校对者：蔡云俊等



西头沟煤矿 (局部)



帝国主义、资本家为了
多赚钱使用大批童工推
笨溜子运煤



矿工坐罐笼，经常有人
被刮断手臂或落井摔死

呈
為呈報在井下
工人四名列後
李國富 年四十一歲 籍廣東鄉縣
馬連才 年二十五歲 籍湖南大邑縣
王振五 年一十六歲 籍湖南大邑縣
十三號板
經理
安股長全核

矿工生命没有一点保障，死了以后一张纸条就算完事。这是工人死亡后的呈报单。

通啓者
吉井部隊命令即到據派苦力一千名到井
本月九日早十一點送交奉隊請勿遲誤
昔日奉此隊由及特於戶分概外相應函達
貴礦即時撥派苦力一百名於本月十二時
以前交
吉井部隊奉命到井令案勿違誤為要此致
中英煤礦

日本鬼子經常从矿上抽調大批矿工当苦力，这一次就要去一百名

緊要新聞

野時候到了窮苦工人的可憐倒斃案子 本
案就是餓死下案就是扎死死心工人的是九條
死路一條活路什麼也沒有死就是只有同級
工人血內的冤毒家底：掃帚呀

大家看吧這幾天連死帶傷的工友足有三
十多受傷不信路之的傷病不信依錢的
不信開刀又就是信：的把人押了再定事
生第呀使媽這我她先坑丁山那她多坑大
象工人的弟兄呀咱們查着齐心協力聯合

起來就自散人呀大家聯合起來一致向
病之無不下面五事

- (一) 扎死的人去要三三塊
- (二) 受傷的無要錢向之找廠的開刀又
- (三) 借錢打頭不許要利
- (四) 井上井下全限了錢一角井上段小限
- (五) 井上全重後打頭不許通工人到後

四月九日

這張《緊要新聞》是地下黨号召工人聯合起來向廠主進行鬥爭的傳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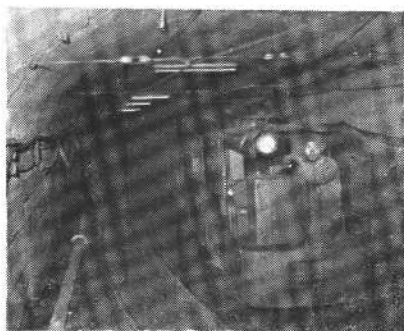
这是一九三二年十月七日出版的《矿工小报》创刊号



整潔的职工食堂



职工們在閱覽室里
專心地閱讀書報



行駛在寬敞巷道中的
交流電機車

編者的話

《門头沟煤矿史稿》，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教育方針指导下，在校党委和門头沟煤矿党組織的直接领导下，我們历史系三年級和研究班在門头沟参加生产劳动的八十七名同学集体編写的。在編写过程中，我們采取了人人动手，有組織的大协作办法。我們在煤矿党組織领导下，一方面組織参观、听报告和整理档案；另一方面訪問了很多对門头沟煤矿历史最熟悉的老矿工，由他們提供了大批生动的历史材料。由于矿工同志們积极热情的具体协助，我們在七月中旬到八月初的短短二十多天当中，就一边劳动生产，一边积累資料。回校后，經過整理修改，到九月上旬写成这本初稿。

我們第一次編写厂矿历史，沒有一点經驗。并且由于水平低，時間紧迫，这本史稿很不成熟，在內容上、观点上和表达形式上都存在着許多問題。我們之所以将它出版，是因为通过劳动实践去写劳动人民的历史必然为我国历史科学的一个主要的方向，希望这本稿子能起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同时，我們更希望因此能广泛的听取大家的意見，特别是听取工人同志的意見。我們准备根据大家的意見繼續修改，使它能成为工人喜欢閱讀的一本讀物。

編者

1958年9月

目 录

編者的話

第一章	三大敌人的残酷压榨	1
一	官窑与民窑	1
二	强盜的侵入	3
三	小窑挤垮了	9
四	干的阴間活	12
五	我們的血汗被榨干了	15
六	二十世紀的奴隶	24
第二章	矿工的革命斗争	30
一	在斗争中成长	30
二	伟大的轉折	32
三	日本鬼子低头了	37
四	不給煤金不上班	38
五	从胜利走向胜利	41
第三章	煤矿的新生	48
一	煤矿工人見太阳	48
二	“血債定要用血还”	52
三	强盜的罪証	57
四	煥然一新	60
五	人是宝中宝	64
六	幸福的生活	67
第四章	不断革命	76
一	工人說話了	76
二	眞解决問題	80

三	全矿大辯論	87
四	反浪費反保守	93
五	“大快人心”	104
六	个个要当英雄汉	106
七	技术大革命	108
八	“書本不離身”	118
九	灿烂的明天	121
后記		124

第一章 三大敌人的残酷压榨

一 官窑与民窑

門头沟在北京城西二十八公里。它南面、西面和北面都是山。东面隔着永定河，和著名的石景山鋼鐵厂、发电厂遥遥相对。

門头沟煤田是在 150 万年前形成的。煤田面积，西起西山梁桥；东到永定河边，长达四、五公里；北到九龙山，南到南大岭，寬約二、三公里。煤分九层，其中最厚的一层有三公尺，最薄的一层有 0.2 公尺，可采的煤层共有七层，总儲量約为二亿五千多万吨，經過五百多年的开采，现在还有一亿五千多万吨。現在門头沟煤矿共有西山、大峪、門井三个开采区。另外，在东面有城子矿，西面有合作社开办的小矿。这块丰富的煤田在五百年來，經歷了曲折复杂的开采过程。

远在十四世紀的元朝統治时期，門头沟地区就出現了采煤业。那是原始手工开采的煤窑。这种煤窑是封建官府开办的，所以称为官窑。官窑是一种規模相当大的封建主义的工場手工业。做工的工人一部分是封建官府强征来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一部分是具有奴隶身分的人。

十四世紀后期，明朝建立以后，社会經濟向前有了一些发展。約在十六七世紀时，門头沟就有了民間采煤业。这

种由私人經營的煤窑称为民窑。民窑的生产規模几百年来变化不大。

自十六七世紀到十九世紀，民窑的开采是实行的分股合伙制度。当时参加合伙的有地主（山主）、商人和封建官僚。地主是矿山的土地所有者。商人又叫出工本主，实际是民窑的代表，他們的股份最多，掌握着民窑的管理权，窑上的生产和人事都由他們支配。封建官僚入股是因为見利眼紅，想插进手去捞一把。窑主为了拉攏封建官僚作靠山，維護自己的利益，也乐意送一些股份給官僚。这时还有一种由几个或十几个煤窑联合經營的形式。这种形式产生的原因是：（一）地下煤层相通，联合經營便于开挖、排水和井下运输。（二）为了增加資金，有利于經營和运銷，还可以盈亏互济，减少窑主的风险負担。联合形式的出現对扩大生产規模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民窑不論大小，都已具有一定程度的分工。管理人員有“掌柜”，大窑由窑主請专人担任，小窑由窑主自任。还有“正賬”、“副賬”、“帮賬”，掌握各項收支，看管各种采煤工具，办理批发和零售的过秤、收錢等事务。生产技术上每窑有大作头一人，小作头数人。窑下每班由作头及領班分工負責，日夜两班輪流不休。每班有挖煤工二十来人，拉煤工一百来人。管理人員、大小作头、領班都是窑主的爪牙。

民窑的生产关系基本上还是封建主义的，它比官窑不同的地方是有了一定程度的雇佣劳动，具有了向資本主义前进的萌芽的工場手工业。民窑的生产技术仍是极端落后的，还完全是手工业的土采。挖煤工使用的生产工具是原始的錘、針、鎬、鋤。窑中沒有支柱，随时都可能冒頂（采煤

工作面上，有頂板石块落下来，叫做冒頂）。窑洞不到半人高，挖煤工只好躺在煤上一鑄一鑄地把煤挖下来。运输方法是人拉，使用繩套和船形的筐子。每筐装二百来斤。拉煤工将繩套放在脖子上，在不到一公尺高的窑洞中，象牛馬一样用四肢爬行，一筐一筐的把煤运上来。井下沒有通风設備，温度很高。挖煤工在呼吸困难忍耐不住时，就爬出井口，在冷水里泡一泡再下去。劳动条件这样恶劣，劳动時間又长达十多小时，工人的生命随时都受着威胁。真是“下井三分灾，不知上来上不来”。

民窑的工人，有的是煤矿附近沒有土地或只有很少土地的农民，有的是河南、山西破了产的流民，为了生活到矿里当雇工。他們所得的报酬非常低廉，还常常被窑主克扣，而窑主、把头的打罵更是常事。門头沟矿工說过去传说有一种窑叫“关门屋子”。工人是被拐子拐騙到門头沟的破产农民，被卖给窑主后，就成了窑主的会說話的“工具”。进了窑門就再不能出来，所以叫“关门屋子”。这种工人是沒有工資的，每天要为窑主干很多的活，所得的只是窑主为了讓工人还能被剝削的一点点的食物。一年四季沒有衣服可穿，劳动完了就被关在象牢獄一样的房子里，絲毫沒有自由，实际是一种手工业奴隶。生病受伤不能再劳动时，就被送到山沟里喂野狗。这种“关门屋子”，据说在十九世紀末期还有残余，直到开始机采后，才被包工柜所代替。

二 强盜的侵入

1840年鴉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逐步地淪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資本主义在中国社会生活中，从經濟到

政治軍事乃至文化等各个方面逐步地占有控制地位。位于京都西郊的門头沟煤田，早就为帝国主义所垂涎。1867年，美国侵略者就到这里进行地質調查，准备掠夺煤田。1896年美国資本侵入了門头沟地区，美人施穆侵吞了华商段益三創办的通兴煤矿（創辦于1879年）。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以私人資格中外“合办”企业的先例。随后德国、英国跟踪而来。1911年左右，通兴煤矿改組成“通兴煤窑有限公司”，简称“通兴公司”。1912年比利时势力也侵入了門头沟，比商林阿德和华商合办裕懋公司，这个公司因財力不济，于1915年讓渡于英国麦边財閥和买办周奉章。1920年麦边又吞并了通兴公司，成立了中英門头沟煤矿公司，开筑新的竖井，1923年正式开始生产。这就是門头沟煤矿的前身。这些公司名义上是“中外合办”，实际上不过替帝国主义的侵略塗上一层白粉，装扮門面，实权完全控制在外人之手。在“中外合办”的幌子下，帝国主义大肆扩充矿区面积，侵占矿权。原通兴煤矿創辦时矿区仅三十六亩半，到1920年扩大为4,770.2亩，增大了131倍。裕懋公司創立时面积才353亩，到1918年矿区就有4,486.5亩，扩大了12.7倍。与此同时，不知有多少的中国人失去了生計。矿权屡次变动，表明了帝国主义在这个地区展开了爭权夺利的尖銳斗争。这些强盜都想造成对矿权和利潤的垄断，从而可以榨取超过他們本国百分之三百的高額利潤。最倒霉的还是中国人民，自己的矿权眼看着讓外国霸占去，而得不到任何的保護。老牌的英帝国主义，战胜了它的对手，取得了对門头沟煤矿的垄断权。麦边財閥也就成了这个地区的統治者。

在帝国主义掌握的矿厂里，有意地保留了各种残酷的

原始的剝削方式，并利用中国最反动的封建势力来統治工人。当时的工人名为雇佣劳动者，但他们并没有能彻底摆脱农奴制的束縛。他們受着半殖民地性質的統治，同时也因此而被保留着封建身份，受着封建势力包工柜、把头的压迫和剝削。尽管表面上工人和把头之間并不存在什么隶属关系，但实际上工人并没有人身自由，把头可以随意打罵工人，不受任何約束。包工柜——查头——大头——小头层层压在工人身上，生产的組織依靠强制来維持。封建把头这个純寄生性阶层的存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一个特殊产物。

中国有的是廉价的劳动力可供帝国主义剝削，这些貪婪的强盜就不願意多設备机器。当时矿工还是用手鑽、手錘、手鎬、背筐等原始工具进行生产。全矿除几部絞車和水泵外，其他机器一样也沒有。从打眼、爆炸、攪煤一直到运煤都是靠工人笨重的体力劳动，只有提升时才用絞車。这种情况一直延續到解放前。工人控訴当时的劳动情况，說：

鎬头尖来鎬头圓，

手拍鎬把泪連連。

鎬头問我哭的啥？

黃連味苦在心間。

四壁烏黑难吐气，

滿嘴泥漿血未干。

左爬右跪煤上滾，

血汗齐流在胸前，

背筐拉斗千斤重，

一步一步向阴間。